



宋代文豪与巴蜀旅游

本书是关于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四位跟巴蜀地区关系密切的宋代文豪的旅游文化研究。这些文豪有的生于斯，有的官于斯，有的贬于斯，都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如诗文、墨迹等。全书分四个部分，分别考察了四位文豪的宦游经历，其间既包含对诸历史景点的介绍研究，也包含对诗人诗词墨迹的考察鉴赏，融文化与旅游为一体。

吴其付
陈盈洁 卢俊勇 宋雪茜
张邦炜 著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宋代文豪与巴蜀旅游

吴其付
陈盈洁
宋雪茜
卢俊勇
张邦炜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文豪与巴蜀旅游 / 吴其付等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7. 9

ISBN 978—7—80752—060—3

I. 宋… II. 吴… III. ①作家—列传—四川省—宋代
②旅游—文化—研究—四川省 IV. K. 825.6 F592.7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4652 号

Songdai Wenhao yu Bashu Lüyou

宋代文豪与巴蜀旅游

吴其付 宋雪茜
陈盈洁 卢俊勇 张邦炜 著

责任编辑	谢正强 费 耕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址	www. bsbook. 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张	9.75
字数	240 千
书号	ISBN 978—7—80752—060—3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当前高等学校的本科专业设置，并无属于人文学科的旅游文化专业，只有属于管理学科的旅游管理专业。可是毋庸置疑，文化在旅游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品位的旅游是没有魅力的，旅游必须用文化来提高品位”。这些已经成为学界乃至旅游经营者的共识。如今，各地都在从战略高度大力发展战略文化旅游，努力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力争有效地利用、合理地开发旅游资源。

提起旅游文化，人们不免会想到悠久而丰厚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以及在历史的天空中闪烁着的众多文化名人。他们确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文化资源。古老的历史学是否有必要与新兴的旅游学相结合，是否能够为被称为“朝阳产业”的旅游业服务，并且为其蓬勃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历史学界意见虽然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作肯定回答者为数并不太少，还有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甚至转而专门研究旅游的学者。几年前，我和张金岭教授曾指导几位青年学子做过如何将我们所研治的宋史与旅游学相结合的尝试。当时，适逢我校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被确定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我们向巴蜀

文化中心申请了一个课题，项目名称为《宋代文豪与巴蜀旅游》，被批准为2003—2004年重点资助项目。本书便是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

与巴蜀地区关系密切的宋代文豪为数不少，有的生于斯，有的官于斯，有的贬于斯。这一尝试性研究仅选取其中四位，即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四大家。换言之，这一课题又分为四个子课题。鉴于旅游具有异地性，此地人往往到彼地旅游，我们的项目名称虽然突出了巴蜀，但我们的探讨并不局限于巴蜀。四个子课题分别由吴其付、宋雪茜、陈盈洁、卢俊勇四位青年学子承担。他们在本科时或学旅游或学历史，爱好也不尽相同，因而他们的探讨各有侧重，也各具特色，但大致都试图将历史学与旅游学相结合，并试图让自己的研究为当前日益兴盛的旅游业提供某些参考。经过几年尝试性探索，他们在我和张金岭教授分别指导下，各写成论文一篇。本书即由这四篇论文组成，在《前言》里先将其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

一、《苏轼夜游行为研究》，宋雪茜著。苏轼酷爱旅游，其籍贯虽是四川眉山，但其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山水不仅给苏轼带来美的享受，也消解了他内心的痛苦。而苏轼也用其神来之笔为山水增光添色，给现代的旅游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作者原拟从旅游的角度研究苏轼，但发现已有研究者作全面探讨。于是，苏轼特殊的旅游偏好——“夜游”进入笔者的视野，关注苏轼“夜游”成为论文的主题。研究的切入点是苏轼有关夜游和夜景的文献资料。通过对苏轼大量的诗、词、文等资料的爬梳，作者找到了近百篇苏轼记录其夜游行为及描写夜间景物的诗文。论文开篇即对些文献资料按时间顺序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苏轼对于别人写夜的文章也颇多赞赏，作者继而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苏轼“夜游”行为有一定的规律性。通过用生命路径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作者发现苏轼“夜游”行为在南方出现的频率

高于北方，所关注的内容多与水、月和寺庙有关，而且年长以后的“夜游”经历多于年少时期，对季节的选择也偏向于夏季。对于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作者作了较为简洁的分析。至于苏轼为何如此喜爱“夜游”，作者从宋代的社会背景与审美思潮的特点、苏轼“高风绝尘”的审美理想、“超然物外”的审美情趣及其涉险精神与自由精神四个方面作了分析。最后，作者探讨了苏轼“夜游”对现代夜间旅游的启示。该文的特点是借助于文献学理论、生命路径理论、美学理论等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进行研究。至于这些理论运用得究竟如何，与实践结合得又如何，则有待方家指教。

二、《黄庭坚巴蜀遗迹考述》，卢俊勇、张邦炜著。黄庭坚既是一名出奇的神童，又是一个有名的孝子，其生平事迹不乏传奇色彩，让人惊叹、动情乃至愤懑之处甚多，颇具可渲染性。如今各地争相发展旅游业，黄庭坚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旅游文化资源，作为开发挖掘对象。“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①。作为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的成就早为人所熟知。作为官员，他仕途始终不显，晚年一再遭到贬逐，长期过着谪贬生活，历来深受人们同情。宋哲宗绍圣年间，黄庭坚因文字获罪，远贬巴蜀达六年之久。直到南宋，诗人陆游在巴蜀寻访黄庭坚遗迹时，仍愤愤不平，不禁呐喊道：“文章何罪触雷霆！”^②黄庭坚在巴蜀地区留有大量遗迹。其遗迹主要分布在他居住和路经的地方，如当时属于夔州（治今重庆奉节）路的黔州（治今重庆彭水）、涪州（治今重庆涪陵）、万州（治今重庆万州），属于梓州（治今四川三台）路的戎州（治今四川宜宾）、泸

① 宋·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九《山谷下》，《四部备要》第100册第193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② 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叙州（无等院山谷故居）》，《四部备要》第79册第111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州（治今四川泸州），属于成都府（治今四川成都）路的嘉州（治今四川乐山）、眉州（治今四川眉山）。该文对这些遗迹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涉及的遗迹达百处之多，目的在于为当前巴蜀地区开发旅游资源提供某些参考。该文的特点是大量利用各种文献，不仅重视黄庭坚本人的诗、词、文，而且广泛查阅了从宋代到当代的有关地方志。由于黄庭坚在巴蜀地区的遗迹分布广、数量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遗迹已荡然无存，因而作者的考述也难免会有疏漏、不周之处。该文最后强调，即使着眼于宋代巴蜀区域史，黄庭坚研究也尚有深入的余地。

三、《范成大——笔丰厚的旅游资源》，陈盈洁、张邦炜著。范成大虽是江苏苏州人，但是他在巴蜀为官数年，离开后“民思如慈亲”^①。而他对巴蜀也素来一往情深，始终留恋巴山蜀水，怀念蜀中故旧。范成大“踪迹遍天下，审知四方风俗”^②，是当今学界公认的“杰出旅游家”。该文的主干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揽辔录〉所见旅游资源》。《揽辔录》是范成大宋孝宗乾道六年奉命出使金朝的纪行录，作者依据此录，并结合其使金纪行诗，对其沿途所见名人遗迹、城池、民俗等各种旅游资源作了力所能及的爬梳。第二部分为《广西民俗文化的资源宝库》。范成大的名著《桂海虞衡志》实可称为以广西为中心的南方、西南民俗文化资源宝库。作者依据此书并参考其入桂纪行录《骖鸾录》及入桂纪行诗，对范成大入桂沿途所见名胜古迹，在桂所见桂林山水及各种广西风俗作了扼要的介绍。第三部分为《为巴山蜀水着装增色》。作者依据范成大的著名旅游行纪《吴船录》及其入蜀、出蜀纪行诗，对他所经由并称颂的三峡景区各景

^① 《翰苑新书》前集卷五三《太守下·皇朝事实·民思如慈亲》，《四库》总第949册第371页。

^②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七《范石湖文》，《四库》总第708册第635页。

点及四川的峨眉山、都江堰等名胜古迹作了必要的考述。文章最后指出，范成大仍是一笔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旅游文化资源。就巴蜀地区来说，尤其是这样。该文有个瑕疵即对从南宋到当代的地方志利用得不够，其原因或许在于范成大本人的著述已十分丰富。

四、《陆游的宦游生命路径与景观变迁》，吴其付著。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籍贯虽是浙江绍兴，但他在巴蜀任职多年，对巴蜀情有独钟，以致将其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该文旨在通过对陆游宦游生涯的纵向追溯和横向对比，运用时间地理学的生命路径理论和人文地理学的景观变迁理论，充分解读陆游丰富的诗词歌赋和山水游记《入蜀记》，追寻陆游的心路历程和时空背景，探讨陆游游历生涯中对旅游景观关注点的变迁，进而揭示这种变迁与陆游这个游历主体自身的文化背景、所处政治环境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关联。该文的主干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陆游的宦游生命路径》。作者运用时间地理学的生命路径理论，研究陆游的旅行历程和时空背景。运用地图复原陆游的游历路线，从游历年齡、出行半径、出行指南、出行方向等探讨其基本特征，揭示其游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通过大量的图表分析可知，陆游在宦游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景观偏好，文化景观的记录量远远多于自然景观的记录量。作者进而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第二部分为《不同任职阶段的景观变迁》。陆游在长达二十六年的宦游生涯中，由于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跌宕起伏，心境感受变幻不定，这种变幻不定的心境明显地表现在不同时期景观关注点的不同。第三部分为《〈入蜀记〉中的景观变迁》。陆游的《入蜀记》是一幅南宋时期长江流域风光山水、名胜古迹的宏伟画卷。通过对游记中有关于各地的江山形胜、人文景观、城市风貌、地方风物、环境生态、物产资源的分析可知，凡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州府驻地，都具有较高的旅游文化价值，陆游停留的时间较长，

记录也较多。而长江沿途的道观寺院在选址布局上与自然环境十分协调，展现出优美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巧妙融合。陆游的游历记载体现了地理区域上优美的景观变迁，展现了陆游的审美追求，突出了景观关注中的文化内涵因素。老实说，对于该文所运用的生命路径和景观变迁理论，我十分陌生。但我觉得，前辈师长应当允许、尊重、鼓励青年学子去求知、去探索、去创新，因而没有让作者去修改，更没有自己动笔去删削。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苏轼夜游行为研究》一文是在张金岭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因金岭教授去年夏天已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这一课题只得由我独自依靠四位学子，统筹完成。对于本书，我曾通读，并作了某些必要的改动。书中错讹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张邦炜

2006年8月16日
于四川师大历史系

目 录

前 言	张邦炜 (1)
苏轼夜游行为研究 宋雪茜 (1)	
一、苏轼夜游相关文献.....	(2)
二、苏轼夜游行为的规律及特征分析.....	(11)
三、苏轼夜游原因分析.....	(15)
四、苏轼夜游对现代夜间旅游审美的启示.....	(22)
黄庭坚巴蜀遗迹考述 卢俊勇 张邦炜 (51)	
一、引言：“文章何罪触雷霆”	(51)
二、“鬼门关外蜀江前”，“风流犹拍古人肩”	(56)
——夔州路遗迹述略	
三、“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	(79)
——梓州路遗迹述略	
四、“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	(107)
——成都府路遗迹述略	
五、贅语：“巴蜀自古多奇士”	(123)

范成大———笔丰厚的旅游资源 … 陈盈洁 张邦炜	(132)
一、杰出的旅游家	(132)
二、《揽辔录》所见旅游资源	(135)
三、广西民俗文化的资源宝库	(152)
四、为巴山蜀水着装增色	(178)
五、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旅游资源	(225)
陆游的宦游生命路径与景观变迁	吴其付 (228)
一、陆游的宦游生命路径	(228)
二、不同任职阶段的景观变迁	(244)
三、《入蜀记》中的景观变迁	(259)
四、余论	(292)
作者简介	(296)
后记	张邦炜 (298)

苏轼夜游行为研究

宋雪茜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渴望能从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暂时走开，体味一下轻松自在的人生。于是，“游”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们放飞身心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乐土重迁的中国传统社会，辞家出游、徜徉山水，又是文人生活的一大乐事。苏轼“性好山水”^①，更是文人好游的典型。其弟苏辙记载道：“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遙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② 好游是苏轼的天性，赴考、调任、流放，一生宦游四方。即使是在暂时的居住地，也“肩舆任所适，遇胜辄流连”^③，甚至在贬谪途中也有意绕道而行、欣赏沿途山水^④。因此，对苏轼的宦游生涯进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也是笔者的初衷。但在搜寻相关资料时，发现台湾清华

① 宋·苏洵、苏辙、苏辙原著，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4册第78页，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宋·苏辙：《栾城集·武昌九曲亭记》第509页，马德富、曾枣庄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③ 《三苏全书》第7册第532页。

④ 吴雅婷：《北宋士大夫的宦游生活——苏轼个案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

大学吴雅婷的硕士论文《北宋士大夫的宦游生活——苏轼个案研究》已经对苏轼的宦游路线、宦游心境、与友人交游及其与家人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不过在笔者对苏轼旅游的相关文献进行仔细研究时，又发现一个有趣而又值得注意的现象：苏轼喜爱夜游。苏轼为何喜欢夜游？其夜游有何特点？是否有规律可循？他是如何欣赏夜景之美的？这些成为笔者新的研究视角。

一、苏轼夜游相关文献

在苏轼年谱、苏轼文集、诗集及词集中，有大量写夜景或记载其夜游的文章，此按时间顺序将其作一番梳理^①：

（一）苏轼记录夜游活动或描写夜景的文章

1. 早期（嘉祐四年至嘉祐六年）

嘉祐四年（1059），苏轼二十四岁，“十二月，侍老苏舟行适楚”^②。过三峡，有《夜泊牛口》、《夜行观星》诗^③。

2. 凤翔时期（嘉祐六年至熙宁四年）

嘉祐八年（1063），苏轼二十八岁，作《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二十七日

^① 参见宋·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年谱》，吴洪泽校点，见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第4册第2723—275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王水照整理，见《宋人年谱丛刊》第5册第2760—2820页；宋·傅藻：《东坡纪年录》，吴洪泽校点，《宋人年谱丛刊》第5册第2822—2857页；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② 《宋人年谱丛刊》第2728页。

^③ 宋·苏轼：《苏轼诗集》第9页、第70页，[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

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

熙宁三年（1070），苏轼三十五岁，作《次韵王晦夜坐》^①。

3. 杭州、密州、徐州时期（熙宁四年至元丰二年）

熙宁四年（1071），苏轼三十六岁。苏轼通判杭州，游金山看落日，作《游金山寺》^②；“除夕，先生以通判职事直都厅，日暮返舍，题一诗于壁”^③。即《除夜直都厅》。

熙宁五年（1072），苏轼三十七岁。六月二十七日登西湖望湖楼，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八月十七日，又作《望海楼晚景五绝》；另有《宿望湖楼再和》、《夜泛西湖五绝》均写西湖夜景。《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怀子由并崔度贤良》、《催试官考较戏作》皆是借月夜抒情之作。《宿临安净土寺》记述了他在净土寺淋浴过后浩歌夜游之情景；《赠莘老七绝》之三、四皆写夜游之景；《至秀州，赠赠钱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老》写嘉兴南湖夜景^④。

熙宁六年（1073），苏轼三十八岁。在《祥符寺九曲观灯》与《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中，把一明一暗、一动一静之祥符寺夜景描写得相映成趣。《湖上夜归》记录了苏轼游山玩水后，夜归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他的“山野姿”逗得“市人拍手笑”，这与《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中“共喜使君能鼓乐，万人争看火城还”的为政风流相比可谓别有风味。《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写下“城头月落尚啼乌”时的景色。《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有“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句，苏轼对夜景之爱可见一斑。《宿九仙山》

① 《苏轼诗集》第173页、第174页、第175页。

② 《三苏全书》第7册第35页。

③ 《宋人年谱丛刊》第2731页。

④ 《三苏全书》第7册第63页、第78页、第69页、第70页、第83页、第83页、第85页、第66页、第110页、第113页。

一诗写道，“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使此番夜游似有游仙之味。《次韵述古过周长官夜饮》有“云烟湖寺家家境，灯火沙河夜夜春”，一句话写出夜中几个景物。十一月，苏轼奉命赴常州、润州赈饥，有《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除夕佳节却是孤灯遥夜，使他产生了“直恐终身走道途”的疲惫之感。另有《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①。

熙宁七年（1074），苏轼三十九岁，被调往密州。《和苏州太守王规父侍太夫人观灯之什，余时以刘道原见访，滞留京口不及赴此会二首》记录了北宋苏州灯市的胜景^②。

熙宁八年（1075），苏轼四十岁。《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写夜中雪景；《孔长源挽词》回忆昔日与孔夜饮之事^③。

熙宁九年（1076），苏轼四十一岁。中秋写下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另有《和文与可洋川园池·待月台》写月景^④。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苏轼四十三岁，知徐州。有《夜饮次韵毕推官》、《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中秋月三首》、《中秋见月和子由》^⑤、《永遇乐·明月如霜》^⑥、《十月十五日观月黄楼席上次韵》、《月夜与客饮杏花下》均写月夜之景，其对景怀人之情、感叹岁月飘忽之意，令人讽诵流连不能已。另有《夜过舒尧文戏作》、《台头寺步月得人字》、《百步洪二首》写夜景与夜游^⑦。

① 《三苏全书》第7册第121页、第121页、第135页、第165页、第137页、第170页、第178页、第192页、第212页。

② 《三苏全书》第7册第226页。

③ 《三苏全书》第7册第268页、第301页。

④ 《三苏全书》第10册第226页、第321页。

⑤ 《三苏全书》第7册第423页、第456页、第460页、第462页。

⑥ 《三苏全书》第10册第401页。

⑦ 《三苏全书》第7册第491页、第510页、第490页、第502页、第482页。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四月到湖州，有《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后，一夜于船中听到风吹菰蒲之声，误以为雨，推门却见满湖月色，于是有了空旷奇逸的《舟中夜起》。另有《与王郎夜饮井水》写夜景^①。

4. 黄州时期（元丰三年至元丰八年）

元丰三年（1080），苏轼四十五岁，谪居黄州，寓居定惠院，后迁临皋亭。某日，苏轼夜宿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半夜又下起小雨，使他回忆起少年所见一首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有感而作绝句曰：“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体现出他对这一番遭遇有宿命之感。住在定惠院期间，作《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此时有罪在身的苏轼虽是“幽人无事不出门”，但也无法抗拒月夜的魅力而“偶逐东风转良夜”。《次韵前篇》中“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句，是回忆在徐州时，与张师厚、王子立花下对月，饮酒作诗的欢乐情景，而今却是“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的另一番景象^②；二月二十六日，苏轼于雨中熟睡至晚，强起出门，作一诗，也有谪居无聊之意。秋夜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更把他惊魂未定的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③。

元丰四年（1081），苏轼四十六岁，在黄州自营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某夜，雨洗东坡，月朗风清，诗人垦辟劳苦，筋力殆尽之后，曳杖独行于崎岖坡头，诗兴大发写下《东坡》一诗，陶醉于乡村夜景之中^④。

元丰五年（1082），苏轼四十七岁，“有春夜行蕲水，过酒家

① 《三苏全书》第7册第552页、第524页、第546页。

② 《三苏全书》第8册第51页、第52页、第56页。

③ 《三苏全书》第8册第350页。

④ 《三苏全书》第8册第173页。

饮酒，乘月至一桥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词^①。“七月十六日，与客泛舟赤壁，十月又游。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置酒赤壁矶上，客李委善吹笛，作新曲《鹤南飞》以贺。”^②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千古绝唱。九月，雪堂夜饮，醉归临皋，作《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③。

元丰六年（1083），苏轼四十八岁，十月十二日夜过承天寺，访张梦得，二人步于月下中庭，写下著名的《记承天夜游》^④。

元丰七年（1084），苏轼四十九岁，有《海棠》记夜阑赏花之事。四月，奔赴汝州，渡江过武昌，夜行吴王岘，闻黄州鼓角，回望东坡，不禁凄然泣下，有诗《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六月，长子苏迈赴德兴尉，送至湖口，夜游石钟山，有《石钟山记》。另有《金山梦中作》、《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写夜景^⑤。

5. 元祐时期（元丰八年至元祐八年）

元祐元年（1086），苏轼五十二岁，到京师。

元祐三年（1088），苏轼五十三岁，《秋晚客兴》写秋夜之景^⑥。

元祐四年（1089），苏轼五十四岁，六月，与张仲谋、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会于湖州，为后六客^⑦，作《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⑧记六人夜饮。

① 《宋人年谱丛刊》第2739页。

② 朱靖华：《苏轼论》第530页，京华出版社1997年版。

③ 《三苏全书》第11册第70页、第86页；第10册第401页。

④ 《三苏全书》第14册第592页。

⑤ 《三苏全书》第8册第179页、第185页；第14册第499页；第8册第240页、第260页。

⑥ 《三苏全书》第8册第505页。

⑦ 熙宁七年过吴兴，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时子野作六客词，此为前六客。

⑧ 《三苏全书》第10册第327页。